

86372

想的帝國主義，將以亞細亞為壇場，而互相角逐罷。中日兩國的國民，政治家和指導家，關於這種危險，非深深地加以考慮不可。我們的觀測決不為過，中日兩國的國民，對於這一件事早晚總會理解的吧。等到兩國的關係惡化到所能惡化的程度時，或許能够豁然醒悟了吧。中日兩國的國民主義的對立，是汎亞細亞最大而且最後的障礙，所以，如果藉了這兩國國民的相互的理解和對於亞細亞全體的顧慮，將這個最後的障礙除去，那麼亞細亞聯合的實現，已經只是時間的問題了。亞細亞聯合非不能也，乃不為也。

據我想來，汎大陸乃至汎民族的運動，是在國際政治的現在這樣的階段裏理應出現而出現的必然的運動。和部族的鬪爭以後，部族互相結合而成種族；種族的鬪爭以後，種族互相結合而成民族而成國民一樣，在諸國國民的鬪爭以後，諸國國民互相結合起來，想因了地域的或人種的類緣而組成一大範圍的聯合體，是人類社會的自然的過程。由民族國家

躍進至世界國家，如其說是不可能，不如說是自然的。汎世界聯合的國際聯盟（牠是藉了歐洲大戰這個異常的機會而出現的），牠的出現，較汎大陸主義、汎民族主義的運動稍早，（現在正從汎大陸主義、汎民族主義運動受着適度的修正。今後的國際政治，恐怕將被

亞洲聯邦問題

此篇係明燭君與徐維飛君討論亞洲聯邦問題之作。

發表於三十五卷第二期之清華週報。徐君是熱心探

究本問題之一人，而明燭君則謂亞洲聯邦在亞歐各

國各地互相衝突的經濟背景之下，決無實現之可能。

茲將明燭君之文與徐君答書，均節錄於後，以見兩君

對此問題所見之異同。惟因限於篇幅，刪節甚多，又明

燭君文中原有論及太平洋國交討論會一節，祇因該

會與本問題似乎無甚直接關係，故亦從略。尚望本文

之作者與讀者諒之。

記者

歐羅巴聯合，亞細亞聯合，蘇維埃聯邦，盎格羅薩克遜聯合，以及南美聯合等諸集團間的對立和協力的交錯推動着而前進罷。我們很希望中日兩國的識者在促進亞細亞聯合的實現上，費一番真摯的考慮。——鍾子岩譯——

明燭

第十期所登的徵求對於亞洲聯邦問題的意見的一段啟事之後，我就打算將我個人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寫出來以就正於高明；不料中間為別的事情所耽擱，一直到現在纔有工夫能夠把牠寫完來發表。徐君口氣很大，認他的亞洲聯邦的計劃可以促進世界的進化，如他說：「此所謂『亞洲聯邦』……是造成將來世界歷史的一截階段。」對此，我是異常懷疑的。讓我把我的意見逐層說出來。在未討論他的亞洲聯邦論之先，我願意將他的思想的二來源（據徐君所說）：（日）小寺謙吉的大亞細亞主義和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演說辭

自從見了徐維飛君在清華週刊第三四卷

檢討一遍。

小寺著大亞細亞主義的內容 此書於大正五年（一九一六）出版，中國譯本的出版則在民國七年。少見的，我所看到的，就是這個譯本。譯者既未聲明有所增刪，當與原著無所出入。全書共七百九十五頁，以黃色人種抵抗白色人種之壓迫為討論之中心。除了一百二十頁的歐亞對抗之歷史的回顧一段以外，簡直沒有論到亞洲上中國和日本以外的國家。關於中國及其外交關係的敘述，約佔全書八分之六。全書共分五章：（一）歐洲大戰之教訓，論和平之不可期與國家自給自足之必要。（二）列強之對華政策，詳論俄英法美德日諸國的對華政策。（三）大亞細亞主義之基礎，復分四段：（1）大亞細亞主義之性質，（2）歐亞對抗之歷史的回顧，（3）列強之黃禍論，（4）大亞細亞主義之中日使命。（四）中國之現狀，亦分四段：（1）政法的疾患，（2）財政的疾患，（3）社會的疾患，（4）遠交近攻政策之餘殃。（這是批評中國外交政策的）。（五）大亞細亞主義與中國之保全改造，論中國領土之保全，日本之特種位置，並謂中國之改造應受日本之指導。

亞主義與中國之保全改造，論中國領土之保全，日本之特種位置，並謂中國之改造應受日本之指導。

大亞細亞主義的批評 這書的著作年代，正當歐戰方酣，日本對華積極的時候，無怪其所討論幾全以中國為對象，而主張干涉之野心洋溢於紙上。他以種族之聯合與抗衡為大亞細亞主義的基礎，可謂昧於世界潮流，思想陳腐。而且他的議論也很荒謬，完全站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立場來說話。對於亞洲各民族應如何立於平等的地位以互相提攜一方面，毫無未道及。至於他論日本對華政策一點，讀之更令人髮指。

孫中山大亞細亞主義講演辭之內容 首論日本之興起給與黃種及其他東方被壓迫民族反抗帝國主義一種自信力，次比較東西文化之長短而承認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武力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是合於正義的，可見這個講演辭不是他的種政治主張——不然，在他的各種政策中，何以完全無有關於組織亞洲聯邦的招牌。

亞洲聯邦者？在他的遺囑上，明白說着：『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決不至於自相矛盾，提倡什麼以亞洲為範圍而且治帝國主義及被壓迫民族於一爐的亞洲聯邦。所以孫中山的大亞細亞主義演說辭，不足為亞洲聯邦論的招牌。

從上面所說的看來，小寺的大亞細亞主義或孫中山的大亞細亞主義均不足為亞洲聯邦論的一種有力的主張。所餘者，就是徐君的亞洲聯邦論本身了。徐君的大文還在草創之中，他的具體的意見為何，計劃為何，主張的步驟為何，籠罩着多少方面，怎樣『造成將來世界歷史過程的一截階段』，我們都不知道，也無從蠡測。但是有三點是很清楚的：（一）亞洲聯邦不是一種聯合亞洲被壓迫民族以抵抗帝國主義的政治組織，因為亞洲也有帝國主義國家，若果亞洲聯邦是這樣的性質，就應該用其他的名稱，不必叫做『亞洲聯邦』了。（二）徐君的結論：『亞洲聯邦比歐洲聯邦，格外有促成的必要，格外有實現的可能性』。（三）他

86374

所主張用來促成亞洲聯邦的方法，其性質是和平的（注重會商，談判與宣傳）那麼他自然不主張採取革命的手段，先打倒帝國主義，然後才組織亞洲聯邦。這有三點，可資證明：（1）歐聯是用會商式的，而徐君的亞洲聯邦論乃因歐聯提議而引起。（2）徐君很希望亞洲聯邦問題能在今年將在杭州舉行的太平洋國交討論會上提出討論，他說：「……草成一文，希望於今年太平洋國交論會舉行之前，在報上披露。」可見他相信太平洋國交討論會這個團體對於亞洲聯邦之促成有很大的或一些的幫助。（3）徐君很注意於和平的宣傳。他說：「今春如能至日本旅行，或將此項大意轉告日本大學的青年。」

第一點乃是關於名詞的解釋，沒有什麼可以討論的地方，第二點似乎可分兩層來討論：（1）亞洲聯邦有無促成的必要？（2）亞洲聯邦有無實現的可能性？但是我打算只討論後者。我的理由是：若果所謂必要是基於一種心理的或倫理的條件，如謂亞洲各民族應該相

愛相助，結果我們的討論或不免等於白費，因為就使我們的結論是亞洲聯邦有促成的必要，亞洲聯邦卻未必能夠實現；若果所謂必要是基於一些客觀的物質的條件，如地理經濟等背景，亞洲聯邦苟有促成的必要，就有實現的可能性，那麼，亞洲聯邦沒有實現的可能時，也就沒有促成的必要了。所以我只討論亞洲聯邦能否實現這一方面。對此，我的意見正和徐君的相反；我以為亞洲聯邦比歐洲聯邦更加沒有實現的可能性。

二

現在讓我們檢討一下歐洲聯邦是何內容，白里安提倡歐聯因為什麼，以及歐洲有些什麼不可解決的困難，使其難於實現。歐洲聯邦，照原提案，並不是一個「偏面的經濟的聯邦」，却是以政治為主而包括着多方面的。（見東方雜誌二十七卷，十一號，白里安歐聯建議的）要點及其前途。為明瞭所謂歐聯起見，我們還要進一步考究一下白氏提倡歐洲聯邦的原

因。其重要的大概有以下數端：（一）緩和勞資的衝突；（二）抵抗美國的侵略；（三）企圖消滅法德的衝突；（四）對抗蘇俄。從歐聯主要是為解決帝國主義間的矛盾而引起的。近代帝國主義，在其本身內包含着不可解決的矛盾。帝國主義的矛盾與衝突，根本上既是無法避免的，負擔這種任務而起的歐洲聯邦，就使將蘇俄除外，也是沒有希望，何況還要加上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衝突呢？於是我們看見歐洲聯邦因各種無法解決的矛盾，而前途日趨於暗淡了。（因為）第一德法之衝突，第二法意的衝突，第三歐洲各國與蘇俄的對立，都是他們無法解決的。）

三

本文是討論亞洲聯邦問題的，上面却將歐洲聯邦說了那許多，好似與本題無關，其實不然。我的意思是要先說明歐洲聯邦因為有些什麼困難而無法實現，然後再來討論一下亞洲是否有同樣的困難。歐洲聯邦既是因為有

那些困難而沒有成功的希望。亞洲方面若有同樣的，或更大的困難，則聯邦的組織更是夢想了——這是亞洲聯邦是否可能的消極方面的討論。其次我們還要從積極方面看看亞洲是否有有些特殊的理由，比歐洲所有的更可以促成聯邦的實現，如徐君所說：「……實緣亞洲的政治，經濟，歷史，地理等背景，給與我們一種「格外」的便利。」

先讓我看看一所謂亞洲聯邦的範圍。凡國土佔有亞洲一隅的國家，都應該包括於亞洲聯邦的組織之內，那是不成問題的。然而因為現時的亞洲，佈着許多歐美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政治上的亞洲比起地理上的亞洲來範圍要大得多（幾乎以全世界為範圍），徐君所提倡的亞洲聯邦既不是一種限於被壓迫與弱小民族始可參加的組織，不排斥帝國主義國家的加入，那麼英美帝國主義自然也可以加入亞洲聯邦，至少也是可以代表其殖民地或用其殖民地的名義加入。對於英美既

殖民地者如法西等國，自然也應該是一視同仁——可以加入亞聯了。所謂亞洲聯邦，就是將他洲的帝國主義國家除外，本已包含三種不同類的國家：（一）帝國主義國家，如日本；（二）社會主義國家，如蘇聯；（三）殖民地或被壓迫民族的國家，如朝鮮，印度，中國等。再加上英美法等帝國主義國家，則所謂亞洲聯邦者還成個什麼東西呢？

二十世紀的世界孕育着許多不可調解的矛盾，而這些矛盾就依着下面四種的鬥爭形式表現出來：（一）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鬥爭，即普通所謂勞資之爭；（二）資本主義的列強與社會主義的蘇俄的鬥爭；（三）帝國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國家的鬥爭；（四）帝國主義國家的自身的鬥爭，即列強與列強的鬥爭。

亞洲聯邦的困難，在於帝國主義國家自身間的衝突，與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衝突之難於解決。亞洲呢，則除了這幾種衝突之外，還有極普遍的帝國主義者與被壓迫民族的衝突——（一）帝國主義國家自身間的衝突——英美

日三國在太平洋上的角逐。這個衝突包含着三方面：（甲）英美之對立；（乙）英日的對立；（丙）日美的對立；（二）帝國主義的列強與社會主義的蘇聯的衝突。蘇俄因為要實行其世界革命的政策，一方面在滿洲與日帝國主義衝突，另一方面與英國帝國主義在印度洋方面發生衝突。而且兩種極端相反的經濟制度，絕對不能兼容並包於一個政治的聯合之下。那麼，包括蘇聯及帝國主義國家的亞洲聯邦，又怎樣能夠成立呢？（三）帝國主義國家與殖民地或被壓迫國家的衝突。亞洲的殖民地及被壓迫國家太多了。所以這種衝突極其普遍，而且經濟落後的國家如中國成爲幾個帝國主義國家集矢之的，關係異常複雜。其次，朝鮮若不

出於武力的反抗能夠希望從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之下解放出來與日本處於平等的地位嗎？印度，菲律賓的自治也是遙遙無期，安南的解放更無希望。亞洲聯邦若果是爲亞洲各被壓迫民族謀幸福的則那裏有實現的希望？上面是從消極方面觀察亞洲聯邦有否促

成之可能。我們已經知道，亞洲所有的困難較歐洲所有者為多，而其難於解決之程度則更大。亞洲聯邦的促成的可能性要比歐聯促成的可能性小多了。現在讓我們進一步觀察一下亞洲是否有什麼特殊的理由，比歐洲所有的格外有促成聯邦之可能。

講到政治的背景，從上面的討論看來，可知亞洲的政治異常複雜，各國利害截然不同，而且亞洲是世界帝國主義國家爭逐的集中點，各國間的衝突更是無法調解。故亞洲聯邦之難於成立，只有比歐洲聯邦還利害。以歷史論，歐洲當羅馬帝國的時代，在名義上是統一的，而且在拿破崙時，歐洲也幾曾有過統一的事實；亞洲則因地域寥廓，一向未有過這樣的事實，就是當蒙古極盛的時代，也離亞洲的統一還很遠，並且時間亦很短促。若果種族關係是人類政治的結合唯一的或最重要的原素，亞洲的人種比歐洲的還複雜。以地理論，則歐洲從俄國起到皮拉尼士山，為一片肥腴的平原，亞洲則因崇山峻嶺的隔絕，顯然劃分成幾個

地域如東亞與中亞，意大利北部的亞爾卑斯山及奧匈北部的加伯形士山，遠不如喜馬拉亞山的高而險。然而這些都是次要的，政治大部分為經濟所決定，人類是進化的，未來的歷史可以自己創造，地理的險阻，因人類爭服天然的力的日日增大與交通技術的日日改良，已經不成為人類互相往來互相結合的大障礙。政治、歷史、地理，在人類結合的關係上，都不及經濟的原素來得深切的多。但若以經濟論，則亞洲各國經濟的發展異常不齊，就是有些互相依賴的關係罷，帝國主義與殖民地的利害則是截然相反的，前面從消極方面討論亞洲之是否可能時，已經說過了。在政策上，帝國主義國家是攻勢的，殖民地的國家是守勢的。在制度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其勢不共戴天的。而且亞洲又沒有一個共同的經濟侵略的敵人，如美國之於歐洲。亞洲聯邦在這樣互相衝突的經濟背景之下，是沒有實現的可能。

自從歐洲大戰的烈火熄滅之後，世界情勢

為之一變，帝國主義的視線都集中到東方這一塊肥土上，尤其是地處東亞的我國，金元充斥的美帝國主義，欲覓資本的出路，資源枯竭的日本，急於向外發展，受了大戰的損失而日日危殆的英帝國，也亟欲經營東方以延其殘喘。在這種列強競爭之下，戰爭已成爲不可避免的事實，第二次的世界大戰就將以太平洋問題而爆發。當此狂風暴雨的前夜，我們在東方的被壓迫的民衆，應該聯合起來，積極奮鬥，將來方可在世界潮流的洪濤中救出自己而不至於淪喪。我們身為智識階級的人，就使不負起喚醒正在沉夢中的被壓迫民衆及弱小民族的責任，也萬沒有反來粉飾太平的道理。

附徐雄飛簡答明昭君書

敬以至誠，謝謝明昭君。在此附數語，并致讀者：因爲問題很大，又那樣複雜，我的意見尙未披白，在那短短的啓事上，除明昭君引伸而得的意義之外，還有數處可以疑懷的語氣，在孫中山那篇單簡的理

論的演說辭中，沒有能給我多少參考的地方，小寺謙吉的論調，也祇能給我幾許淡漠的反響，不過二氏的標題，確爲我聯想到今日這個問題的原始動機。明燦君確定我整個的思想，是從二氏來的，所以引起那樣的議論。在明君燦文中第二段，述歐、美、蘇俄的對抗和矛盾局面，和我前年所草從中國革命談到世界的和平一稿中，有一部分，主見全同。在明君燦文中第三段所述幾種困難，我全都顧及，

巴爾幹聯邦計劃

巴爾幹半島，向爲歐洲之火藥庫，小國叢立，民族複雜，宗教信仰各別，經濟利益又復各不相同，國際間常易發生齟齬，引起戰爭。巴爾幹各國，果能消除意見，進行聯合計畫，非但巴爾幹各國之幸，亦世界和平之幸。巴爾幹會議也許就是達到聯合的第一個步驟。著者爲美國軍人，故彼認爲巴爾幹聯合重要的條件，是地理的，亦是軍事的。他的觀察確有歷史的根據。故擇要翻譯，譯之以質本欄。

譯者

我更想到尤爲困難的問題，在我希望有人能賜以『未爲我意料所及』的困難

問題。談到太平洋國交討論會，我所認識的，還不祇像明燦君所說的那麼簡單。我的原意，根本就不想把這問題抬到那種會議席上去討論，至少是爲着方向不同的緣故。總括幾句話：明燦君這類意見，是我將來首先要談到的。除了我的結論不變外：明燦君並沒有能夠站在我的反對立場。

J. M. Seammell

第一次巴爾幹會議，已於去年十月五日，在雅典舉行。這次會議很爲圓滿，即是對於促成未來巴爾幹聯合問題，也有具體的規畫，這問題現在差不多已變爲一種可現諸事實的政治。在會議後，土耳其與希臘間的友誼，中立，以及軍備限制條約現已簽字，並且保加利亞恐亦將加入聯盟。據去歲十一月二十九日內瓦電報上說，土耳其總統凱末爾『拿出全副精

神努力造成三國同盟，他認爲這乃巴爾幹各國親善之又一出路。』希臘首相威尼瑞祿於本年一月五日遊維也納時也有這樣宣稱，他自己亦是巴爾幹半島聯合之擁護者，雖則這計畫在不久的將來，尙難實現。

巴爾幹之種族仇視與邊境爭執，由來已久。大戰之前，巴爾幹各國，曾有兩次戰爭，戰後不久，一九二〇年至二二年的和約，又使土希之間發生一次拚命的血戰。

所以當希臘邀請保加利亞，土耳其南斯拉夫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選送國民代表加入去年十月五號會議，討論巴爾幹各民族合作問題的時候，許多神經過敏的人，疑惑各國因政治的關係是否應召赴會。結果出乎他們意料之外，巴爾幹各國與土耳其皆接受請柬；三十個希臘人，三十個羅馬尼亞人，十一個保加利亞人，十個阿爾巴尼亞人與七個南斯拉夫

人聚集在一起，和諧的工作，最後還作熱烈的道別。開會的結果，產生好多重要的議決案，其中